



毕业季,对于莘莘学子来说,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节点、一次特殊洗礼。
7月2日,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的24名英模烈士子女,全部向组织递交了志愿支边申请书。历经5年淬炼,终于在这个夏天,迎来了自己继承父辈荣光、报国信念拔节的时刻。

因为懂你,国门就是家门

■本报特约记者 罗金沐 董澄

7月,军校的毕业季来得有些晚。“呼啦啦……”夏日的风吹过,掀起了墙上毕业横幅的一角。

“到边疆去,到一线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!”一行大字飘动着,像用力扇动的翅膀。

对军校学员而言,毕业分配无异于一次换羽高飞。是在温柔乡里筑个安乐窝?还是到雪山之巅搏击苍穹?就在前不久,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的24名英模烈士子女用一封封按着红手印的支边申请做出了回答——骄傲的雏鹰就要翱翔蓝天。

因为懂你,不再埋怨你的缺席

毕业合影那天,阳光透过梧桐树洒在赵晋脸上。

光线有些刺眼,赵晋感到眼眶一热。合影结束,她跑回宿舍,取出一个有些陈旧的日记本。

“爸爸,我们今天照毕业合影了,女儿这几年的成长,您看到了吗?”含着眼泪写下这句话,赵晋把日记翻到了前半部分,刚劲有力的钢笔字透着英气——那是爸爸的字迹。

18年前,赵晋的爸爸赵世民因积劳成疾倒在了工作岗位上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爸爸,赵晋怯怯地问:“爸爸现在不忙了,可以陪我了吧?”

爸爸深陷的眼窝中滚出两行热泪,喃喃地说:“女儿要是我的兵就好了。”

爸爸的遗言,成为赵晋成长的最大动力。在成为全军英模烈士子女班首批学员后,她把爸爸的日记本带在了身边。无论是遭遇挫折还是取得成绩,她都会在日记里隔着时空和父亲对话。

“我要用行动续写他的日记。”5年的学习中,赵晋始终保持年级第一,连续多年被评为“优秀学员”,多次在全军军事建模竞赛、军委机关演讲比赛等活动中获奖。但最令她开心的,是和母亲一起用爸爸的抚恤金,在其生前的单位创建“学习成才基金”,帮数十名战士考上了军校。

“爸爸,我不会再怪您没能陪我。我会用行动让您永远陪伴着心爱的军营!”日记的最后,赵晋用力写下这句话。

或许入伍前有那样那样的想法,但



毕业学员们在志愿支边签名仪式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这,成为对父辈的最好告慰。
吴婧卓摄

当英烈的后代们踏上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营盘时,他们仿佛听到,那嘹亮的军号里有爸爸的呼唤。他们在这里读懂父亲,也在这里爱上军营。

由于不适应严格的管理,学员张岳在新训时是队里经常“冒泡”的“刺头”。他不理解爸爸为啥会用生命去爱这个地方。

“爱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的。你根本就没有融入军营,又怎么能理解你的爸爸?”队干部的谈话让张岳感到了不安。

带着寻找的眼睛,张岳渐渐发现了军营的“另一面”。体能不好,总会有战友主动陪他多跑几圈;生病时,同学们主动给他端来热腾腾的“病号饭”;学习遇到困难,教员宁可放弃周末休息,也会耐心地给他答疑解惑……当张岳也和爸爸一样在军营成长的时候,问题的答案迎刃而解:“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选择。我也会和他一样,用行动向军营表白!”

因为懂你,拼尽全力向你看齐

前不久,在整理毕业物品时,一张照片从学员吴林峰的记事本中滑落。

盯着照片里那个一脸稚气的孩子,

他瞪大了眼睛:“这真的是我吗?军校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!”

从男孩到男子汉,成长,是军校送给吴林峰的毕业礼物。在他的记忆里,这种成长是伴着夏日的蝉鸣和汗水开始的。

在得知被军校录取后,吴林峰的家人就开始了对他的“特训”。“起床!跑步去!”城市还未苏醒,吴林峰就在家人的督促下开始长跑。每天下午,顾不上小伙伴们的邀约,他还要坚持做俯卧撑、仰卧起坐……短短一个暑假,他就减了十几斤体重。

“当好兵要吃很多苦!”吴林峰知道,家人说的“好兵”,就是他的父亲。

带着家人的期许,吴林峰走进了军校。虽然之前做了不少准备,可大强度的训练还是让他有些吃不消。在一次长跑中,面对眼前那个似乎看不到尽头的“绝望坡”,吴林峰的脚步越来越沉重。

“坚持住!别给咱们的爸爸丢脸!”不知是谁在身后一声大喊。吴林峰想到了自己的爸爸,想到了暑假里那一次次大汗淋漓的训练——自己付出这么多,不就是为了像父亲一样当好兵吗?

“冲啊!”在那条长长的坡道上,英烈的后代吼出了英雄气。在这个属于两代军人的方阵里,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就站在排头,只等那一句“向右看齐”,他就能真的向心中那个从未远离的“好

兵”看齐。续写父辈的故事,让英雄的血脉在年轻的脉管中奔涌。

学员韦舒怡的父亲韦昌进,在边境作战中身负重伤后,孤身坚守阵地数个小时,是我国首批“八一勋章”的获得者之一。耳濡目染下,韦舒怡早已把伤疤视作勋章。在前不久赴部队实习的一次强行军中,韦舒怡双脚受伤。到终点后,她发现血肉模糊的双脚已经和袜子粘在一起。

在给父亲的微信中,韦舒怡特意发了一张自己裹着厚厚纱布的照片。“不错,有点爸爸的样子了。”对战斗英雄而言,这点小伤不足挂齿,可对一直视父亲为榜样的女儿来说,这句鼓励就像冲锋号:“爸爸,我也要像你一样当英雄!”

因为懂你,在你倒下的地方陪伴你

野外训练间隙,学员郝澄波和陈超抱着步枪坐在山坡上。一阵轰鸣由远及近,他俩同时望向远方天际。

飞行员的儿子最喜欢飞机,也最了解飞机。几秒钟后,两架战鹰呼啸而过,两人立刻跳了起来,就像他们儿时那样,不住地向远去的飞机挥手。

“听说你爸爸曾在附近的机场服

役,说不定那个飞行员就是他的战友。”陈超猜到了郝澄波的心思。

“是啊,如果爸爸还在……”青山无言,一如思念无声。

郝澄波的父亲在一次飞行任务中壮烈牺牲。5年前,郝澄波走进全军英模烈士子女班。那个时候,他最希望的就是毕业后能到自己家附近的单位,可以多陪陪妈妈。

五年弹指一挥间。毕业前夕,郝澄波和同学们来到一线部队实习。晴天一身汗,雨天一身泥,可每天训练后,战士们顾不上休息,却先抢着擦拭保养武器。看着大家充满热爱的眼神,郝澄波想起了父亲,那个爱飞机胜过一切的父亲。

一线部队火热的生活让郝澄波明白了父亲对军营的深沉眷恋,他也坚定了追随父亲脚步的决心:“我愿意追着您的航迹,用脚步丈量祖国的山河!”

对学员们而言,父亲是前进路上的航标。父亲倒下的地方,就是他们人生的起跑线。

小时候,学员雷再冉总听爸爸说,军营就是最温暖的家。她知道,爸爸为了这个“家”,把一切辛劳抛在脑后,最终献出了生命。

两个月的新训中,雷再冉最难忘的就是为期9天的拉练。野外宿营时,她和几名同学挤在防雨布搭成的简易帐篷中过夜,深秋的风有些寒冷,可大家却睡得格外安心。那一刻,她开始理解为什么爸爸常说,军营就是温暖的家。

不久前的毕业综合演练中,依旧是挤在一顶帐篷下,雷再冉和同学们回忆起军校时光:行军路上的扶持、考试前的鼓励、外出归来分享的美食、集体生日会上的祝福……

“你说,咱们的爸爸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?”

“一定的,这里有他们全部的爱。”温暖的话语伴着帐篷外的阵阵蛙鸣,飘向夜空的点点繁星。

毕业了,肩章上的“一道杠”仿佛一条起跑线。雷再冉在心底对父亲说:“爸爸,我要出发了。不论走到哪儿,军营永远是我家!”

题图:青春不散场,梦想刚起航。
郝澄波摄

这是我想走的路

■王飞

妈:

五年的军校生活弹指一挥间,距离毕业只有几天了。今天之所以提起笔,是因为有太多心里话想对您说。

从5月份开始,您和父亲就不断拐弯抹角地问我分配意向。表面上,我回避说分配单位的具体情况还没有下来,其实心里面早就有了打算。

这个打算,其实我早在5年前就有了。2013年7月底,我如愿收到空军工程大学录取通知书,成为大凉山咱们村第一个军校大学生。

离别之际,您笑着又哭着:“儿,一个人第一次去这么远不要怕,不要想家,到了部队好好干。”这样的话,翻来覆去,不知讲了多少遍。我安慰您:“妈,相信我一定在部队干出个名堂!”

大二那年,我报名参加学校的集训队,备战全军军队院校“精武杯”军事项目对抗赛。但是由于基础体能不够扎实,我需要付出的,要比其他人多出很多。那段日子里,我的世界里只剩下——加练。

时间悄悄溜走,但记录一切。我顺利通过最终选拔,和战友一起在比赛中

取得了优异成绩。春节,看着我带回家的三等功奖章,您开心得像个孩子,拿在手里摩挲了一遍又一遍。

大三,我以综合第一的成绩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选拔中脱颖而出。从此,我有了更清晰的目标——成为特战尖兵!

然而,我的满腔热情却在刚入校时,遭到“游泳”这一课目的无情碾压。从“领跑者”到“垫底者”,巨大落差让我痛心不已。电话里,您只说了一句:“儿啊,路在人走,事在人为,不怕无能,只怕无恒……”

“不怕无能,只怕无恒”,反复咀嚼着这句话,让我重获拼搏的执着。划臂、蹬腿、呼吸,一遍接着一遍;泳池、水库、大海,一级升上一级。最终考核,我交出了武装泅渡满分、万米长跑满分的成绩单,完成了由一名“旱鸭子”到“水中蛟龙”的转变。

6月来临,我们迎来了毕业联考。考核之前,我连着四天发烧,硬撑着跑完武装五公里后,倒在了终点。得知这一消息的您,连夜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硬座,从老家赶来广州看我。

了解到我当时危急的情况后,您大骂了我一顿,还要求我毕业后一定要去

非特战单位。从小到大的记忆中,这是您第一次冲我发火。

住院的日子里,您成了我的特护。看着您因落泪而红肿的双眼和跑前忙后而肿胀的双脚,我心里酸溜溜的。各种思绪如潮水般涌上心头,逐渐吞噬我,曾以为坚不可摧的大堤——或许,我该就此回家去?

在火车站送别之时,面对您的再次要求,久久沉默的我最终点了点头。妈妈,您要知道,我的心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钝疼。

我知道,您不让我去特种部队是怕我吃苦。但是,浪花只有在撞击中才能冲上高天,青春只有在拼搏中才能彰显精彩。我想去训练艰苦的特种部队继续磨练自己,让我的肩头尽快背负起两颗星星的重量。这是我选择的路!

火车站站台的呼啸,带走了我的怯懦和犹豫,也愿它捎去我对您的道歉:妈妈,对不起!我食言了!可是,请您像以前一样继续支持我,好吗?

此致

军礼!

于2018年7月



您的热血 我的青春

■刘瑛子

崎岖蜿蜒、灾难频发的道路上,需要精神高度集中,即便是在冬天,您的额头也会出汗,汗珠都结成了冰霜。

那时候的我,还不太会“脑补”您的川藏线生涯有多么艰苦和危险。直到中学时在网查查,才知道,已经有400多名川藏汽车兵倒在西进的道路上,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2岁。妈妈也,曾问您会不会害怕,您的回答不算完整,但很走心:“川藏线,总得有人来。”

后来,您因为成绩突出调入机关工作。本以为可以经常团聚,不用再揪着一颗心,妈妈很知足,很开心。可您说不想辜负了组织的培养,不愿在蹉跎中浪费生命,几乎把全部的自己都给了工作。

1999年4月21日,您办公室的灯熄灭了,就再也没有亮起。妈妈哭着问:“上天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带走?”其实您只是一个普通人,只是热爱军营,只是想把手头的事做到极致。

2016年9月,我考上了军校。我知道,我还远远不及您,所以我想用最快的

速度,跑过那些没能相伴的时光,赶上您。

记得新训第一周,刺耳的起床哨把我从梦境拉回到现实。清晨的操场上,我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跑着。无数次想要放弃,却又无数次告诉自己,要向当年征服“生命禁区”的您看齐。最终,我成为为数不多能跑完全程的女学员。

我还记得,清晨4点半的自习室。因为记忆力不好,我得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。我不想简简单单地应付考试,因为您总想着要把每一件事情做精。

“这孩子,像她爸爸!”您生前战友的夸奖让我泪如雨下。从未与您真正相识的我,也终于能够鼓起勇气,隔着那漫漫岁月,叫您一声——爸爸。

爸爸,我多希望能陪您慢慢变老,可您却一直是年轻的模样。我将永远是您精神的追随者——去经历您曾经历的苦辣酸甜,把您的热血融进我的青春!

题图:刘瑛子和父亲的心灵对话。
肖茜摄